

作品集
08

MAP DE ITALIA

余光中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余光中作品 08

憑一張地圖

著 者：余 光 中

責 任 編 輯：鍾 欣 純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九歌文學網：www.chiuko.com.tw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1988（民國77）年12月10日

重 排 新 版：2008（民國97）年8月10日

定 價：220元

ISBN 978-957-444-520-2

Printed in Taiwan

書 號：LC008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余光中

作品集
08

憑 一張 地圖

余光中



目錄

009 自律的內功

——新版自序

· 第一輯 隔海書 ·

013 翻譯乃大道

016 譯者獨憔悴

019 美文與雜文

022 樵夫的爛柯

025 雞同鴨講

028 奇怪的詩論

0 3 1 要制度，不要口號

0 3 5 專業讀者

0 3 9 好書出頭，壞書出局

0 4 3 三間書房

0 4 6 邊緣文學

0 5 0 雞犬相聞

0 5 4 舞臺與講臺

0 5 8 你的耳朵特別名貴？

0 6 2 芒果與九重葛

0 6 7 夜讀叔本華

0 7 1 五月美國行

目錄

116	駛過西歐
112	憑一張地圖
108	重訪西敏寺
104	西歐的夏天
100	網球場與橙園
096	巴城觀畫
092	名畫的歸宿
088	難惹的老二
084	一笑人間萬事
079	假如我有九條命
075	王爾德講廣東話

• 第二輯 焚書禮 •

1 2 3 邊界探險

——文學對死亡的窺視

1 2 6 遠方的雷聲

1 3 0 樂山樂水，見仁見智

1 3 3 繡口一開

1 3 6 娓娓與喋喋

1 4 0 浪漫的二分法

1 4 8 木棉花文藝季

目錄

1 5 1 寂寞與野蠻

1 5 4 高山青對蜀山青

1 5 7 落日故人情

1 6 1 有福同享

——序《墾丁國家公園詩文攝影集》

1 6 4 為抗戰招魂

附錄：聯合副刊「抗戰文學徵文導言」

1 6 7 詩與哲學

1 7 3 世紀末，龍抬頭

1 7 6 秋之頌

——敬悼梁實秋先生

1 7 9 焚祭梁實秋先生

附錄：昨天下午在北海墓園 應鳳凰

184 麥克雄風

188 四窟小記

193 一時多少豪傑

——淺述我與現文之緣

197 當奇蹟發生時

201 後記

自律的內功

——新版自序

《憑一張地圖》在我的文集裏是頗特殊的一本：裏面的四十八篇小品不是寫於香港時期的最後半年，就是成於高雄時期的前三年；而且大半是為報紙副刊的專欄趕工揮筆，其中五篇更是歐遊途中在旅館熬夜趕出來的急就之章。在這以前我也曾在中國時報的《人間副刊》用何可歌的筆名開過每週見報的專欄，又在香港《今日世界》月刊逐月刊出雜文，飽受截稿日期的壓力。後來我就不再趕搭這種快車了。語云「慢工出細貨」，其實也不盡然。胸中若本無貨，再慢也未必能出細貨。有時催出來的稿子也有上品，於是作家對手握催命符的老編反而會由埋怨變成感恩。

這些小品既非一般雜文，也非純粹美文，而是兼具理趣與情趣的文章，不過有時理趣較勝，有時情趣較濃。《古文觀止》裏既收賈誼的〈過秦論〉，也不拒劉禹錫的

〈陋室銘〉，足以說明小品只要真寫得好，也能傳後。保羅·克利的小幅精品似也不必愧對米開朗吉羅的巨製傑作。當初我寫這些小品，雖然迫於時間，卻也不甘偷工減料，就算雕蟲，也是抱著雕龍的心情舉筆的。

文章一短，著墨就倍加用心。許多警句妙論都以短見長。「善言，能贏得聽眾。善聽，才贏得朋友。」「光，像棋中之車，只能直走；聲，卻像棋中之炮，可以飛越障礙而來。我們註定了要飽受躁音的迫害。」因為求短，必須能收。放，需要氣魄。收，卻需要自律。《憑一張地圖》憑的，正是一位散文家自律的內功。

余光中

二〇〇八年七月於左岸

第一輯

隔海書

翻譯乃大道

去年九月，沈謙先生在《幼獅少年》上評析我的散文，說我「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散文，偶爾伸出第三隻手寫評論和翻譯。」沈先生在該文對我的過譽愧不敢當，但這「偶爾」二字，我卻受之不甘。我這一生對翻譯的態度，是認真追求，而非逢場調戲。迄今我已譯過十本書，其中包括詩、小說、戲劇。去年我就譯了王爾德的《不可兒戲》和《土耳其現代詩選》；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譯年。其實，我的「譯績」也不限於那十本書，因為在我的論文裏，每逢引用英文的詩文，幾乎都是自己動手來譯。就算都譯錯了，至少也得稱我一聲「慣犯」，不是偶然。

作者最怕江郎才盡，譯者卻不怕。譯者的本領應該是「與歲俱增」，老而愈醇。一旦我江郎才盡，總有許多好書等我去譯，不至於老來無事，交回彩筆。我心底要譯的書太多了，

尤其熱中於西方畫家的傳記，只等退休之日，便可以動工。人壽有限，將來我能否再譯十本書，自然大有問題。不過這豪邁的心願，在獨自遐想的時候，總不失為一種安慰。

翻譯的境界可高可低。高，可以影響一國之文化。低，可以贏得一筆稿費。在所有稿費之中，譯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。寫其他的稿，要找題材。唯獨翻譯只需具備技巧和見識，而世界上的好書是譯不盡的。只要你不跟人爭諾貝爾的名著或是榜上的暢銷書，大可從從容容譯你自己重視的好書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譯學會的午餐會上演講，開玩笑說：「我寫詩，是爲了自娛。寫散文，是取悅大眾。寫書評，是取悅朋友。翻譯，卻是取悅太太。」

從高處看，翻譯對文化可以發生重大的影響。兩千年來，影響歐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，是聖經。舊約大部分是用希伯萊文寫成，其餘是用希臘文和阿拉姆文；新約則成於希臘文。天主教會採用的，是第四世紀高僧聖傑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譯文，所謂「普及本」(the Vulgate)。英國人習用的所謂「欽定本」(the Authorized Version)譯於一六一一年。德國人習用的則是一五三四年馬丁路德的譯本。兩千年來，從高僧到俗民，歐美人習用的聖經根本就是一部大譯書，有的甚至是轉了幾手的重譯。我們簡直可以說：沒有翻譯就沒有基督教。(同理，沒有翻譯也就沒有佛教。)

「欽定本」的聖經對十七世紀以來的英國文學，尤其是散文的寫作，一直有不可磨滅的

影響。從班揚以降，那一位文豪不是捧著這譯本長大的呢？在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文學裏，翻譯起過鉅大的作用。以拉丁文的《不列顛帝王史》為例：此書原為蒙邁司之傑夫禮所撰，先後由蓋馬與魏斯譯成法文，最後又有人轉譯成英文，變成了有名的亞瑟王武士傳奇。

翻譯絕對不是小道，但也並不限於專家。林琴南在五卅時代，一面抵死反對白話文，另一面卻在不識ABC的情況下，用桐城派的筆法譯了一百七十一種西方小說，無意之間做了新文學的功臣。

——七十四年二月三日《聯副》